

# 播洒在旷野里的人民情感

王 炜

柳青之所以被称为人民作家，这与其许多作品中饱满的人民情感不无关系。2024年第1期的《人民文学》，发表了柳青的佚作《在旷野里》。这部小说写于70年前，比《创业史》写作还要早，作品同样体现出柳青深沉的人民情感和家国情怀。

《在旷野里》塑造了20多位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，其中多数人是基层干部，他们职务不同且个性鲜明，尤其县委书记朱明山、县长梁斌、组织部部长冯光祥、宣传部部长吴生亮等人物的典型形象让人过目难忘。小说启幕，时在1951年7月初某一天的午后，在渭河边一个火车站里一列开动的火车上，即将赴任关中某县县委书记的朱明山，主动为乘客读报纸新闻，还与大家讨论国际时事等。朱明山一亮相，所思所想所作所为，无不透露出浓浓的爱国情怀。他乘坐的这趟列车，将他载向任所那片无边的旷野。在那里，他将投身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，带领大家参加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——去旷野上的棉田里消灭危害棉花生产的棉蚜虫，去完成柳青在作品中赋予他的光荣使命。

虫害严重，时间紧迫，朱明山离开“高

级领导机关”去农村做基层工作，看似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这却是他自己做出的抉择。小说中，朱明山有一段心理独白：“……我愿意离开高级领导机关，争取到县上去工作……”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争取到县上去工作，自愿去农村基层工作，这也是柳青当年离开北京，选择回到家乡陕西，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，自此走向长安农村，走向田间地头，扎根人民的人生历程。据此可以推测，作品中朱明山这位陕北籍干部的人物原型就是柳青自己。因而，作品中的人物演绎的正是柳青自己的情感和情怀。

在写《在旷野里》之前，柳青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种谷记》，反映陕北农村人民群众互助合作的生产生活，这是他在陕北米脂县三乡等地农村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体现。柳青于1952年9月来到长安县，担任县委副书记，分管互助合作工作期间经常下乡，多年的农村工作和生活经历，使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了深厚的积累。尤其是在陕北带领群众试种棉花获得成功的生产经验，可能就是《在旷野里》素材的根源所在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经济社会积贫积弱，农业生产更为落后，这是《在旷野里》诞生的时代背景。几千年来靠天吃饭，新时代的广大农民，大多数人思想落后，更不懂得科学生产。对于棉蚜虫的防治，有些地方的群众依然存在旧社会的迷信思想，他们寄希望于通过祈求神灵解决虫害问题。在严峻的情势下，这是棉花生产亟须解决的思想问题。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，就需要领导干部深入实地，身体力行地去做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他们以科学的态度积极投入虫害防治工作。为此，以朱明山为首，多位县上领导组成工作队，大家分区负责，分头开展工作。

不惟群众有思想问题，工作队的干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在动员和教育群众治虫的工作中，不同的干部做法不同，他们各有“抓手”。除朱明山等极少数干部外，大家在思想认识、工作作风、领导方法等方面，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了一些问题，群众教育工作几无成效。朱明山在自己分管的区域，既不开会也不宣教，而是深入生产一线，到棉田里做

调查研究，听取棉花种植能手和专家的意见，带领大家做细致的切合生产实际的工作，以虫害防治的成效教育了群众，彻底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，使群众自觉地投入到虫害防治工作中。朱明山独到的工作方法，在成功开展群众教育工作的同时，也不动声色对其他干部进行了理论思想、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等方面的教育。

小说标题《在旷野里》意蕴深厚，是由《人民文学》编辑等人拟定。题目源于作品本身，作品中多处出现或叙及“在旷野里”的场景。在阅读中，做置身处地地思考，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工作，新时代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思想转型和工作作风问题等，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思想生活，都是一片片有形和无形的“旷野”，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社会命题，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文学主题，柳青深入农村生产生活实际，以棉花生产虫害防治为切口，著就了一部成功的小说作品，为人们设问并做出完美解答，将他的人民情感又一次深情地播洒在旷野里。

## 迟晤的丁香花

陈宏哲

最早知道丁香花，源于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：“我希望逢着一个/丁香一样/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那年我刚满17岁，正值青春年少，经常幻想着在某个细雨蒙蒙的黄昏，能邂逅到一位丁香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常常在雨幕中徘徊，任浪漫的思绪在心头游荡。当时没有电脑，手机，更没有网络，我没有机会了解丁香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它为何结着愁怨？但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却始终没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这也让我对丁香花生发了一缕念想。

后来，一首取名《丁香花》的网络歌曲，风靡了大江南北：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我知道你的名字就是它……”那个叫唐磊的歌手，用他深情的吟唱呼唤着早逝的恋人，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，也让听众们闻之而潸然泪下，更让我对丁香花多了几分神往。

后来，读了许多关于丁香花的诗句，知道丁香花自古就是文人笔下愁怨和思念的象征。如李商隐的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，李璟的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”，牛峤的“自南浦别，愁见丁香结”，都是以丁香花来暗喻愁思。三年前，我执教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宗璞的散文——《丁香结》，作者从丁香花的形状、颜色、气味等方面，对丁香花进行了细致的描述，也让我对丁香结的名字由来有了深入的了解，但却从未目睹过丁香花的芳香。

去年9月，我被组织派往洛南县灵口小学支教，学校校园里种植着许许多多的花木，我发现有一株花木十分奇特：树不太高，但它枝干却扭曲盘旋，树皮上竖着深深的裂纹，似乎曾经饱经沧桑。出于好奇，我仔细查看了树上的吊牌，这才发现它竟然是自己多年来一直神往的大名鼎鼎的丁香花！我仔细打量了丁香花，发现它的叶子呈心形，小小的，有点像杏树的叶子，而它布满深深裂纹的树干则像极了枣树的树干。丁香花什么时间开放呢？开放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查阅资料得知：丁香花在每年的4月到7月间开放，于是，我一直在渴望中盼望着丁香花开放。

盼望着，等待着，春天来了，校园里的柳树垂下了细长的发丝，通体素白的玉兰花开谢了，榆叶梅也开始繁花似锦起来。4月初，我发现丁香树枝头渐渐冒出了一簇簇密密麻麻的细小花蕾。花蕾在阳光雨露中不断长大，我终于看到了满树的“丁香结”。就在四月中旬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，我从丁香树下经过时，突然闻到一股幽香，抬眼望去，发现丁香花竟然开放了，我兴奋不已，连忙拍照发朋友圈，这样描述：这会儿细雨如丝，丁香花上笼罩着迷离的水雾，恰似“丁香空结雨中愁”。平生第一次见到丁香花，在灵口小学校园里！那十字形小花，密如繁星，与周围的榆叶梅花比起来，如同小人国的人进入了大人国。许多紫色的小花围成一簇，许多簇花儿开满一树。未开的花蕾圆圆鼓鼓，仿佛儿时妈妈盘在棉袄上的扣结，难怪被人称为“丁香结”。

令我朝思暮想的丁香花竟然是这个样子！我一边欣赏，一边赞不绝口。后来返回母校——洛南县古城小学取物品途中，突然发现古城小学的校园里也有一株丁香花正在开放，紫色的小花与灵口小学的紫丁香花没有什么两样！回想自己在古城小学工作已满7年了。7年来，这株紫丁香年年都会如期开放，它根本不在意有没有人来欣赏自己。只是因为这株丁香花没有挂树牌，导致我年年面对丁香花却不认识，因而一次次地错过欣赏它的机会！

令我牵肠挂肚的丁香花原来就在我的身边，而我却一直在怅惘中与它擦肩而过！哦，这迟来的缘分，这迟晤的丁香花！

## 找春天

黄海涵



春天来了！春天来了！春姑娘对小鸟说：“小鸟，你做春天的小精灵，去把万物叫醒吧！”小鸟飞呀飞呀，它对万物说：“大家醒醒，春天来了！”

桃花笑红了脸，杏花粉白粉白的，梨花雪白雪白的。

小河叮叮咚咚！春天说：“我正在弹曲子。”

小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问：“春天在哪里呀？”老师对小朋友们说：“如果不知道春天在哪里，我们就去找一找吧！”

一个小朋友说：“老师，我找到了一个。看，柳枝一定是春天的头发！”另一个小朋友说：“看，蓝蓝的天一定是春天的裙子吧！”

多美的春天啊！

春天在树林里捉迷藏，在小溪里游泳，在城市上空玩，在柳树上荡秋千。啊，春天太美了！（作者是秦韵小学二年级二班学生）

## 诗文润棣花

田培信

说起商洛丹凤，无论你有没有多少值得讨论的话题，都怎么也绕不开丹凤棣花。

棣花是一座沉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，位于城西15公里处，静卧在312国道一隅，这块神奇之地是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。

我曾多次凝望棣花古镇，当棣花月朗星稀时，我知道它在沉思过去；当车水马龙、游人如织时，我知道它想说当下；当千亩荷塘里的涟漪一圈盖过一圈的时候，我知道它想说未来了。面对棣花古镇，人的思绪也会变得清晰如昨。那些沉向下的历史记忆，沿着街旁的涓涓小溪浅吟低唱地淌进人们的心头。

古镇以早年盛产“棠棣花”而得名。当年，唐代诗人白居易从四川途经商於古道三下江南，在棣华驿下榻时曾吟唱出“遥闻旅宿梦兄弟，应为邮亭名棣华”的千年一叹。

初次去棣花，是2011年暮春的一个午后。与县文联的同志去参加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学座谈会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能有如此令人敬仰的礼遇，实为激动。那时的棣花古镇，大街小巷，沧桑曲折。街名都富含古意，清风街、宋金街、老西街……开会的场景，至今让人难以忘怀。

怀：坐在台下，抬头一看，主席台上的大作家真不少，这位是获得“茅盾文学奖”的小说家，那位是获得“冰心文学奖”的散文家，还有满头华发的评论家和戴着眼镜的诗人。台下的人群中免不了了一阵惊讶，仰慕之情很快就盈满了会场。

老街上的文化符号也不少，走在清风街上稍加留意，就能发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作品《秦腔》中的人物原型和文化元素，像“白雪”家、“大清堂药铺”等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原型来对号入座。漫步在清风街上，仿佛进入了诗词歌赋里，可以切身实地感受到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和市井风情。青砖柱、泥土墙、青灰色瓦屋顶、翘檐屋脊，“吉”字形透风窗，临街的一色灰青的木质板门和方格窗户整齐排开，还有斑驳不一的青石铺成的街面，这里的生活安详悠然。

贾平凹先生院子丑石、文学馆里的老物件、文学墙上雕刻的大作品、二郎庙、老戏台……无不显示着棣花古镇的文化积淀。

有一年，我去丹凤参加一个文学征文活动，邂逅了诗人远洲。我与他虽未曾谋面，却一见如故。于是，鼓起勇气上前握手、问好。我想让他谈谈他的代表

作《城市泥土》。可惜那天远洲先生并没有谈《城市泥土》，他说人老了，要有颗童心，像一滴水要融入大海。他有一首新作《接雨的女孩》与大家分享，我们莞尔。后来，我在图书馆里，每当看到娃娃们在读《接雨的女孩》时，我便无不得意地想，这首诗，我可是在棣花与作者先睹为快的，不信，你们问远洲先生去。

后来，去棣花的次数更多了。有几次恰好遇上贾平凹先生从省城回来，目睹了文学大咖进村时的情景：老远就笑脸相迎，叔哩婶哩，叫个不停，连忙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香烟，见女人问好，见男人敬烟，遇上村上孤寡老人或留守儿童还会发两张红票票接济一下，活生生的像一位下田归来的农人。村里人也拿他不当外人，一个劲儿地叨念着：我平凹回来了，快上屋座，晚上让你给你做糊汤面吃……当然，若是官方事务或回商出席文学研讨会，记者前拥后挤，长枪短炮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，足以见证家乡人对后生的敬重和对文学的敬畏。

近几年，我常去棣花。我喜欢晚上约几位文友，去丹江河畔品尝小吃。牛筋面，筋道弹牙，麻辣鲜香，其面条不囊不

虚，色泽红润，油而不腻，回味绵长；肉夹馍，馍酥肉糯，香醇可口，腊汁饱满……头上星光闪闪，脚下波光粼粼，与文友谈及诗文，总觉得棣花的这方山水细腻温润，墨香味浓，特别适宜诗文萌发。

记得有一次，几位朋友又谈到棣花的诗文，有人突生一问：丹江河流淌的是诗歌还是小说？议论中有说诗歌的，有说小说的。赞同说诗歌的有板有眼，说棣花历代诗人辈出，当下写诗的天才，人人诗情八斗，个个诗意满怀；赞同说小说的有理有据，令人仰慕的文学珠峰“两茅一鲁”就诞生于此。说贾平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，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。我说，无论是诗魂还是文脉，总之是国运昌，文运则昌。众人喜笑颜开，目光赞许。我总想：未来的棣花什么样？可以是千般姿态，万种精彩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

在商洛，乡村的概念被重新定义。今天的棣花，景区越来越大，游人越来越多，作家也越来越多。贾平凹故居和文学馆坐落于街南，每一位心藏文学种子的人，静立于此，顿生感慨。如此敬畏文学、敬仰文人、敬重文学的人，文学的种子必定如一枚小小的蒲公英，在炽热的心底扎根、发芽、开花……

文章在冊  
功德在民

潔廉為心  
忠信為仗

書法 吳平均 作